儀禮彙說

儀禮彙說卷十四

金山焦以恕恕江著

同學金大殷雁亟輯錄

門人何承謙撝吉校字

特豕饋食　賈曰以物與神及人皆言饋是以此虞及特牲少牢皆曰饋　今如圭曰虞喪祭也大夫士之祭曰饋食雜記曰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則下大夫與士同牲

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　賈云吉禮全左右胖皆亨不云側此云側亨明亨一胖而已以虞不致爵自獻賓以後無主人主婦及賓以下之俎故惟亨一胖也吉禮則鑊皆

在門東此門外之右是門西　疏云東面南上者也爨亦存焉

饎爨在東壁西上　釋曰周官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即黍稷也特牲記饎爨在西壁注云西壁堂之西牆下南北直屋梠稷在南彼云屋梠此云屋宇一也小斂大斂未有黍稷朔月薦新始有黍稷仍未有爨至此乃有亨饎之爨故云彌吉疏曰特牲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此亦主婦視之

尊于室中北墉下節　疏曰祭而尊于室中且用一醴一酒皆異于吉醴酒並用者醴以饗神酒以飲尸亦見其未

甚變于奠也兩籩西上亦以顧席在西也

籩兩豆菹醢飾賈云尸在奧東面設者西面設於尸前菹在南醢在北今於西楹東俠之菹在東醢在西北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至尸前西面又左菹右醢便也賈又云此籩繼西楹言之則以西楹為主向東陳之一例亞之者菹以東也

從獻豆兩亞之飾賈云尸前正豆不名為從此二豆主人先獻祝後乃為豆故言從其四籩則二籩從主婦獻尸二籩從主婦獻祝亦是從也此從獻豆籩以北為上鄉南陳之此其次在列以東去楹漸遠故云亞不謂亞列以東也

据此陳之次則東北菹爲首次南醢醢東栗栗北棗棗東棗棗南栗故云北上菹與棗也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鄭云南順于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肝俎在燔東故云燔炙肉言羞見其非正俎也南順以羞之者當北面縮執之也○按內西塾本誤北則置俎于此者宜南面取爲便故云北面未見其然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節買云葬服者自葬日至三虞皆同及卒哭之後乃變麻服葛也以虞爲喪祭主人未執事故賓客來執事也案曾子問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于大功以下又云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

主人即位于堂節義疏云賓長三獻者也次賓則亞獻及三獻時羞婚者也其餘衆賓則舉幣設爲俎諸事各分執之不足則輕服兄弟與焉雜記云朋友虞祔而退
祝入門左北面賈云執事卽上兄弟賓卽位于西方如反哭位皆是執事今祝接神尊故不與之同位也
宗人西階前北面義疏云宗人亦公有司不與祝同位于門西北面者以主人在堂欲近之而詔其禮也
祝盥升取苴節義疏苴日東縮則苴亦有首尾以首近神而尾鄉東凡陳設及羞者蓋皆放此意
贊薦菹醢節賈云齊斬不執事惟爲此時至于尸入之後

亦執事兩籩栗設于會南至於祔祭雖陰厭亦主婦薦主人自執事也知者下記云其他如饋食按特牲云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是也若大夫以上尊不執事故少牢云主人出迎鼎注云道之也是不執事也

鼎入設于西階前節義疏特牲鼎設于阼階南則西面此設于西階前則東面蓋在東則西面在西則東面鄉背之法宜然也其在門外之設亦同

祝酌醴命佐食節義疏云祝由主人之後至北墉下直醴甒北鄉取勺去冪酌醴於觶仍冪之加勺乃右旋南面右執觶立於尸左命佐食佐食啟會說乃奠之特牲少牢

酌奠奠乃命佐食亦吉凶異也

祝饗鄭曰饗告神饗也此祭祭于苴也饗神詞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饗也賈云下云祝祝卒注云祝祝者釋孝子祭詞又下文迎尸後尸墮祭云祝祝主人拜如初此等三者皆有詞此文饗神引記者是饗神詞下文迎尸上釋孝子詞者經記無文按少牢迎尸祝孝子詞云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是釋孝子詞此迎尸上釋孝子詞宜與彼同但稱哀爲異其迎尸後祝詞者即下記饗詞云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鄭

注云饗詞勸強尸之詞也凡吉祭饗尸曰孝子是以特牲迎尸云祝饗注云饗勸強之也其詞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而孝薦之饗是也下二虞卒哭記皆有詞至彼別稱焉按饗詞敎說與鄭異然竊謂此等饗詞當臨時擇用其一則諸稱皆合不可執一斯得之矣

命佐食祭佐食許諾節愚按祭之有苴也所以嚴敬其事不同於平時故祝預爲設之既祭乃延尸斯時也凡執事之人皆恪勤以其洋洋如見而畧不懈散未幾則迎尸入廟亡者之神宜憑於尸而事尸如事神焉是亦神道設敎之意也如謂苴有主道鄭氏已破其說矣至謂神疑于其

位設苴以奠之則語意未圓敖氏謂吉祭無苴虞有苴以吉祭不爲神祭而虞則爲神祭也爲神祭當與尸異處故祭于席爲其汙席故以苴藉之三者三祭之也此則敖氏之解較明于注疏而紛紛之論息矣要之此時將欲納尸則事神極其嚴敬見其異于平時故設此藉祭之儀焉耳愚今備述鄭賈之說而以敖氏證之亦見其大同小異二說相須而未大相懸也如左方云

佐食許諾鉤袒鄭云鉤袒如今擐衣也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于其位設苴以奠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賈云孝

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于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按上文祝取苴降洗于几東者至是乃祭于苴下文乃延尸是孝子迎尸之前用苴以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于其位故設苴以定之解預設苴之意也云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者解禮有人云苴主道似苴爲主道然故鄭破之云若是苴爲主道特牲少牢吉祭亦皆有主象亦宜設苴今而無苴可乎是以鄭以苴爲藉祭非主道也若然此據文有尸而言將納尸有苴按下記云無尸者亦有苴又特牲少牢吉祭無苴按司巫祭祀則其匰主及蒩館常祀亦有苴者以天子諸侯禮備故吉

祭亦有苴。凶祭有苴可知。

淳尸盥飾義疏云上文匜水錯于槃中。在西階之南。尸入門先西行折而北行。當西階北面盥。宗人取巾於執巾者而授之。旣則宗人又受之。面位見記。

尸及階祝延尸賈云特牲注云在後詔侑曰延。又少牢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然則延者皆在後也。記云。尸謖祝前鄉尸。又曰。降階還及門如出戶。以此言之。降則在尸前也。故禮器云詔侑無方。

婦人入于房敖云。祭禮婦人常在房中。前此在堂者。以其有尸入之哭也。哭止入于房。及尸謖則又復位而哭也。尸

祭鉶者鉶義疏云虞祭用特豕則祭鉶者鉶皆豕鉶豕羹
涪自門入飾賈云前云祝奠觶于鉶南此又云設于鉶南
者以豕羹涪未設故觶繼鉶而言之其實鉶南觶北留空
處以待豕羹涪也蔵設于北正豆之北也

尸飯播餘于篚義疏云飯謂食一口也少牢注云小數曰
飯少儀小飯而亟之每飯皆小防噎也每飯皆有餘不可
反於敦又不可棄于席故播于篚

三飯佐食舉幹附鄭云飯間啗肉安食氣賈釋之云以其
將脊骨體進肉又在三飯之間故云安食氣也

佐食舉魚腊實于篚賈云佐食舉魚腊不云尸受明尸不

受魚腊也特牲三舉魚腊尸皆振祭嚌之此魚腊實于俎
尸不嚌故云𠎝不備味也
又三飯舉肩節放云此三舉牲之體骨始于脊終于肩先
賤而後貴也于前後體惟以肩骼者後體則舉其下前體
則舉其上亦宜爾
舉魚腊俎節賈云俎釋三个不言牲體者下記云𩜹飪升
左肩臂臑肫骼脊脅七體此佐食初舉脊脅次舉幹又舉骼
終舉肩總舉四體惟有臂肫臑三者佐食于豕俎當釋此
三个故直舉魚腊而已
尸卒食節賈云上設黍稷在俎南西黍東稷又佐食舉黍

錯于席上此尸卒食故反黍于本處如初設

主人洗廢爵節義疏云廢爵足爵繶爵三獻之差也三者

皆異於吉祭而無飾與稍有飾則有間矣云答拜者明尸

先拜也

賓長以肝從節鄭云縮執俎言右鹽則肝鹽併也賈云俎

既縮執則狹肝鹽不容相遠右鹽左肝故云併也

祝酌授尸節敖云尸無降席之禮故祝爲酌之酢不洗爵

尸禮也孝子於是時飲而卒爵爲尊者之賜也

祝左執爵節敖云授主人下宜脫一爵字義疏云祭酒之

上似脫一坐字祭無不坐也

主婦洗足爵節義疏云疏以主婦爲主人之婦蓋謂舅没
姑老則死者之妻不與祭事也然此爲吉祭言之則可耳
若喪事則妻爲夫斬衰稽顙未有舍斬衰稽顙之妻而以
齊衰不杖之婦爲主婦之理既葬而虞何遽易之且卒哭
練祥變除之節斬衰者爲多齊衰則既練而除矣是卒哭
練祥之祭必死者之妻爲主婦可知也惟其妻不在者乃
以主人之婦爲之耳

尸祭籩祭酒如初節敖云燔從之賓謂次賓也義疏云敖
氏知燔從爲次賓者以賓長三獻亦燔從明非賓長則當
次于賓長者一人羞之也主人獻而賓長羞主婦獻而次

賓羞亦差次宜然也

賓長洗繶爵三獻節義疏云賓長亦獻祝獻佐食次賓羞從尸祝亦備焉佐食其祭酒而不卒爵乎以之獻畢尸將起故也

祝反入徹節賈云祝反入謂送尸出門而反入徹神前之饌改設於西北隅也云如其設也者謂設于西北隅次第一如與中東面設也厞隱也于厞隱之處從其幽闇者厞以席為障使之隱故云厞隱從其幽闇也

賛闔牖戶賈云或者遠人乎者禮記郊特牲文鄭意非直取鬼神居幽暗或取遠人之意故也云賛佐食者自上以

來行事夫有祝與佐食以其云祝自執其俎出故知闔牖
戶是佐食也
宗人告事畢李如圭曰苟于日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
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毋利舉爵主人有算如或觴之
賓出主人拜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謂喪祭也毋利
舉爵謂佐食不獻尸主人有算謂納一算于西北隅易服
楊復謂易祭服反喪服蓋謂練祥之祭也當考
日中而行事義疏云凡祭皆用質明始虞用日中有爲爲
之耳目或葬事稍遲不及日中即日昃猶可期于亟安其
神而已愚按鄭云必用辰正賈云辰正謂朝夕日中也故

義疏辨之。

奠牲升左節退論李如圭曰肩臂臑肫胳脊脅爲七體特牲則增橫脊短脅而爲九少牢又增脡脊代脅而爲十一載猶進柢節退論賈云體柢二者皆變於吉是以少牢升豕其載如羊皆進下腊一純而俎亦進下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皆與此反也鄉飲酒鄉射記則皆云右體進腠

祝俎髀脡節義疏云離肺舉肺嚌肺一物而三名者與脊同舉則曰舉肺祭而嚌之則曰嚌肺若祭肺則祭之而不嚌也今禮用祭肺士昏及公食以及凡祭祀之有黍稷者

是也。飲禮用離肺，鄉飲、鄉射、燕禮、大射是也。

尸入，祝從尸。敖云：入謂入門也。祝始出迎尸，先行，入門及

尸入，祝乃居後而從之。少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亦辟

尸，使先行也。入門如是，則入戶亦從尸可知。

尸坐不說屨。敖云：禮有敬事則不說屨而坐。少儀云：凡祭

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尸謖，祝前，鄉尸。愚按：鄭云祝前道尸，必先鄉之，爲之節。敖

云前者，當尸之前而行也。又按：還出戶節，敖云鄉尸還，謂

先鄉尸而卽還也。降階還節，敖云祝先降而鄉尸，及尸既

降，祝乃反面而行。及門如出戶，謂出門又鄉尸也。以上敖

氏之解雖與鄭同而詳備過之楚詞招魂有工祝招君背行先些以意解之亦非只皆背行謂先背行如鄭尸云云也

尸服卒者之上服鄭云上服者如特牲士元端也不以爵弁服爲上者祭于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敖云卒者士也其上服則爵弁服是亦異于吉祭也吉祭之尸服元端元裳二說不同姑並存之

男男尸節敖云女尸以在孫倫者之妻爲之據夫家言故曰異姓其或雖與卒者同姓亦可爲之義疏云女尸無適孫妾當使庶孫妻不使妾小記言妾祔于妾祖姑可見惟

妾母之喪乃以妾爲尸耳通論賈曰喪祭自虞卒哭以後禫以前皆男女別尸異几體實不同也祭于廟同几精氣合也少牢吉禮以某妃配某氏是男女共尸

無尸則禮節賈云禮記云無孫則取同姓之適則凡大夫士祭先取孫無孫取同姓之適無同姓之適是無孫列可使者也

既餕祭于苴節敖云雖無尸此儀則同也主人於每節亦皆再拜稽首記將見主人哭出之節故先言此

如食間鄭云隱之賈疏云隱之者謂闔牖戶也九飯之頃時節也敖云闔牖戶如食間象神食之也此謂陰厭祝從

啟牖鄉如初鄭云鄉牖一名也賈云詩塞向墐戶彼注云鄉北出牖也與此注義同北牖名鄉鄉亦是牖故云一名也敖云鄉牖面也謂祝在主人之左皆西鄉愚按設饌章經云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是敖說西鄉之根也不同盥字衍

夯徹節鄭云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也賈云上經有尸者有陰厭有陽厭無尸闔牖戶之事今無尸者陰厭時闔牖戶今更設饌于西北隅復更闔牖戶爲褻賓故不爲也敖云此徹亦改設于西北隅不言之者已蒙如初之文也愚按如初專指啟牖鄉言之則改設宜無事矣

曰哀子某哀顯相節敖曰哀子主人也哀顯相衆主人以下也夙興夜處不寧言其以神未祔廟之故曰夜為之悲思不安也愚按始虞同于葬日諸說並同而敖又云夙興夜處則始虞與葬不同日明矣竊謂夙夜二字葢泛言之不必便指葬後言之敖氏據此而云不同日未見其然也

明齊溲酒鄭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賈云鄭以溲水造為之與縮字義異謂以新水漬麴乃溲釀此酒又引郊特牲明水涗齊貴新也彼注云涗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涗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敖云明齊葢言醴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又曰明水涗齊貴新

也蓋用明水說醴齊故曰明醴也恩按經文此四字諸家之解各出今據今文曰明粢粢稷也明粢者粢之明潔者也用明潔之粢以釀此酒則水亦必取明潔此不言而可知故記見之重在粢也若以此四字爲兩物則普淖已兼黍稷茲謂非其次且重出焉故不可也

三虞卒哭節鄭云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賈云鄭以前有人解三虞卒哭同爲一事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注云卒哭成事祔言皆則卒哭成事祔與虞異矣是微破前人三虞

卒哭同解者也敖云他者變易之詞猶今言別也不用柔
日而別用剛日故云他也卒哭用剛日者以祔祭宜用柔
日故耳愚按記云他用剛日鄭云三虞卒哭之間有祭祀
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假設言之文不在卒哭上
者以其非常也至敖解他爲變易即主三虞卒哭二祭而
言愚考後世作詩者往往有倒裝法似云他如三虞卒哭
用剛日是也置他字于三虞卒哭下者亦倒裝字耳
尊兩甒節賈云虞祭用醴酒無玄酒至卒哭云如初則與
虞祭同今至餞尸用之則非常祭祀之酒故云即吉
主人出即位節賈云婦人有事自堂及房而已今出寢門

之外是重餞尸也敖云主人位少南者宜稍鄉尸且為婦人當位于其北也衆主人以下亦在主人之南如臨位而南婦人之位則當南上婦人出者宜送神也云哭不止見其哭而出也

腊臑臨設俎節賈云曲禮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注屈中曰朐則詘時柄者在左今尸東面而云東而是凶禮屈者在右

尸設從者奉篚節賈云鄭意約上文男子在南婦人在北南為左北為右因從此位便也又在廟以廟為限在殯門外以大門為限正祭在廟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今餞尸在

寢門外則大門外無事尸之禮故舉正祭況之

賓出主人送節敖云主人既復位宗人告事畢賓乃出也

賈云上從尸不出大門者有事尸之限故不出大門送之

送賓大門外自是常禮但禮有終賓無答拜也

大夫說經帶節賈云喪服注云大夫以上虞而受服士卒

哭而受服亦約此文而言也敖云喪服之始經帶先加故

于將變之時亦先說之

入徹主人不與敖云丈夫自齊衰以下婦人自主婦以下

皆得爲之

婦人說首絰節敖云閒傳曰男子重首婦人重帶婦人質

故于其所重者有除無變其三年者至小祥而除之齊衰期以至小功則皆終喪而除之其緦麻者此時亦不說既退則除之與

將旦而祔則薦鄭云薦謂卒哭之祭賈云記人見卒哭之祭爲祔而設故連文云將旦而祔則爲此卒哭而祭也

愚按注疏之說蓋是也敖氏又解之曰此薦在卒哭之夕也惟主告神以祔期故其禮略俟更考之

饗辭曰哀子某節鄭云饗辭勸強尸之辭也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凡吉祭饗尸曰孝子賈云此一辭三虞及卒哭勸尸辭若祔及練祥吉祭其辭皆用此但吉祭改哀爲孝

耳

明曰以其班祔朱子曰昭穆之次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書謂文王爲昭考詩謂武王爲穆考左傳畢原酆郇爲文之昭邘晉應韓爲武之穆則昭穆之位不以新主祔廟而變也但昭主祔廟則昭遞遷穆主祔廟則穆遞遷爾呂氏大臨曰禮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于祖廟有祭即祭之既除喪而後遷于新廟此之謂祔

用專膚爲折俎節鄭云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以爲之敖云惟取諸肥臓是不分左右皆用之矣此折俎謂尸祝之外凡執事者之俎也昨俎亦存焉又云以

專膚爲俎且取諸脰膉明不用體骨也所以然者祔未純吉猶以左胖爲神俎其右胖之體骨不敢以爲執事者之俎實蓋辟吉祭神俎之所用者也二說未詳孰是姑兩存之義疏云折俎蓋惟主人主婦及賓長得有之而衆賓兄弟未必備也以脰膉無多脰膉者頸也

其他如饋食賈云鄭謂如特牲饋食知不如士虞饋食禮者虞不致爵夫婦無俎此有俎其詞稱孝夫婦致爵與特牲同數云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用嗣尸賈云從虞至祔惟用一尸若然練祥則筮尸矣小

記云練筮日筮尸義疏云或曰孫于祖爲嗣用嗣尸者卽

以虞尸爲皇祖之尸而新祔之孫不另設尸也未知然否

用尹祭義疏云用上當有敢字文略耳

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悉按溲酒卽前之明齊溲酒也已見

上文則此畧言之

碁而小祥教云三年之喪至碁而凶服或有所除故謂之

祥再碁而祭祝詞乃日祥事則此未得正爲之祥也故以

小言之

日爲此常事賈云虞祔之祭非常一碁天氣變易孝子思

之而祭是其常事義疏云曾子問練祭不旅奠酬于賓賓

朔奠。

又朞而大祥，賈云，二十五月，故云復朞。義疏云，凶事至是盡除，故曰大祥。而其詞曰祥事，言大者對小之詞。

中月而禫，王肅曰，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閒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士虞禮中月而禫，中月，月中也，是祥月之中也。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若以二十七月禫，則歲未遍，其出入四年。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愚按王肅之說與鄭小異，朱子是之。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鄭云，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祝祠方以某妃配某氏，故云猶未配。謂孝子之

母雖先其父而卒者此時猶未以之配祭也葢此祭主于安其父之神靈故不及其母與所謂爲其歲事者不同也

儀禮纂說卷十四終

儀禮纂說卷十五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愚按諸家之說士或二廟或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也又賈氏云先祭祖後祭禰皆同日而祭以此及少牢惟筮一日明不別日祭也又程子謂祭必及高祖但疏數不同而朱子以爲最得祭祀本意云今考王制大夫三廟士一廟降殺以兩而祭法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是則士亦有二廟之證也官師止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者爲祖禰共之之證也且同日而祭

經無明文且自風氣觀殺以乾隆貫徹爲時甚久豈肯再承一祭也故推祭祖則不及禰推祭禰則不及祖所以致其專一而使所祭得伸其尊也又按士爲其祖承重而祔以其班自當祭高祖而以祖祔焉此爲得祭其高祖之証然疑士之祭其高祖者唯此爲然而其平時之常祭只及其王父而止若祭曾祖即僭大夫祭高祖以上并僭諸侯而不可行也今推諸侯有祫而謂士大夫同之者恐未盡然也士亦祭及高祖此後世變通之禮而不可以誣周制也以此防民猶有竊玉大弓收雍以徹者是故不可不謹諸此也又喪禮有先朝禰後朝祖之文今吉禮則先祖後

禰不同日以祭，其祭禰之儀及祠，放此可知耳。

士大夫得祭其高祖，惟大傳有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大事謂祫祭，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祫也，亦上及于高祖，以卑者而行尊者之禮，故謂之干祫，愚按義疏所云，士爲其祖承重，而祔以其班當祭高祖而以祖祔者，若此之類，即是祫祭，必請于君而後行，然則斯禮也，不亦嚴乎，而謂後世可倣而行乎，大夫及三世，士止于二世者，則其常也。

不諏日。 義疏云，大夫祭用丁巳柔日，筮得吉，即於是日

齋不得不於前期一日諏之耳士不諏者少牢疏云士只有致齋無散齋無所用其諏也且君祭大夫士與執事焉大夫祭士或與執事焉則士固不能預諏日矣

及期日筮敖氏云士筮當朝服今乃玄端者不可踰其祭服也

子姓兄弟節鄭氏云所祭者之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也敖氏云子姓主人之子也義疏云兄弟中伯叔父及其它上下輩行皆取聯屬故所祭者乃主祭者之祖也自主祭者推之則人數少自所祭者推之人數則不少然自所祭者推則兄弟遠而不統疑可以不在也經言子姓兄弟皆

從主祭者目之耳敖謂子姓主人之子者與鄭不異似亦從所祭者推之此盧所未解也至退兄弟子子姓之後以親疏之服爲次序者此言得之矣

有司羣執事義疏其人有專職則謂之有司如筮人宗人祝佐食之屬是也其人不必有專職者以羣執事概之

筮人取筮節敖氏云取筮于西塾見其所饌與士冠禮同也亦抽上韇兼執之又義疏云筮人亦名筮史雜記大夫士筮宅以史鄭注云筮史筮人也少牢稱史此稱筮人其義全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鄭氏曰贊命由左者爲求神變也疏

云士冠禮宰自右少退贊命少儀詔辭自右此祭祀故宰自左贊命爲　神求吉變於常禮也敖氏曰蓋字誤耳左當作右愚按宰初東面立趨而東乃還而西鄉贊命其自右自左均未可定謂變于常禮者亦兩是也

命曰孝孫某節李氏如圭曰禮記祭稱孝孫以其義稱也

鄭氏曰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義疏解之曰喪自練祥而後筮日筮尸漸與吉祭同至禫月而適値時祭則直行特牲饋食禮惟祝詞不稱某妃配而已所謂是月吉祭猶未配也此經不言妃鄭故舉以見例少牢饋食若命詞祝詞不稱某妃配亦同

愚按少牢禮曰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某在伯下與此稍
某于異者祖之字也
若不吉則筮遠日節賈氏曰據曲禮吉事先近日假令孟
月先於上旬內筮筮不吉乃用中旬之內更筮又不吉更
用下旬內筮筮不吉卽止不祭宋張子曰據儀禮惟有筮
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止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
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蓋亦足以致恭于鬼神之意
而祀則不可廢愚按張子之言當矣
前期三日節何氏休曰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
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夏立尸殷

坐尸。朱子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祖禰用尸。祭外神亦用尸。義疏曰夏官節服氏職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則郊亦有尸也。

命筮一節賈氏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亦用孫之倫但取卿大夫有爵者爲之故鳧鷖之詩皆言公尸。又曾子問卿大夫將爲尸于公是也若大夫士之祭尸。無問成人與幼皆得爲之故曾子問篇孔子答曾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是也。

乃宿尸。　鄭氏云宿讀爲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古文宿皆作羞凡宿或作速若公食大夫速賓之類記

作肅君肅賓主人肅客而入是也周官亦作宿如大宗伯文宿視滌濯是也賈氏云凡宿者必先戒戒者不必宿宿尸與宿賓無厥明之文則二者同日宿尸云乃是疑詞則與筮尸別日。

尸如主人服義疏云此惟士與大夫為然自國君而上多有不如主人服者矣詳見曾子問喪服小記。

主人辟節義疏云下記云尸入主人及賓客皆辟位出亦如之此方宿尸尸出而即辟敬于始也。

祝許諾致命賈氏云大夫下人君唯有祝擯此使宗人擯又有祝傳命士卑去人君遠不嫌兩有也。

宿賓賓大夫尊宿戒皆使官不躬親士則親宿賓其衆賓當亦使人宿之

宗人擯節 敖氏云此云吾子將涖之是賓者賓已許之矣然則筮日之後亦當有戒賓之儀如士冠禮所記者經不見之文略耳筮尸宿尸宿賓皆同日爲之故下文別云厥明以別之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節 鄭氏曰門外北面當門也 愚按吉祭主于東方東方陽也且禮節圖云下經言亨于門外東方祀又云牲爨在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又少牢雍爨在門東南北上三鼎在羊鑊西二鼎在豕鑊西則鼎爨皆

其設于一方且不甚遠此亦應如之是皆以敖氏東方之說爲正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箋鄭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義疏謂東房對西房而言謂所陳在東房之東可也以房中之東爲東房不可也東房在正室之東夾室又在東房之東若夾室之北則北堂下之東矣鄭氏所指非也愚按鄭云房中之東原指東房之東當夾北者記南北之節猶云直夾室之北也則鄭亦無誤矣又賈氏疏尤明

主人再拜節敖氏衆賓答一拜言再者字誤也義疏鄉飲禮衆賓皆答一拜有司徹衆賓亦皆答一拜則此禮不應

特異焉按鄭云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敖亦可通

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節賈氏曰春官宗伯宿眡滌濯大宰涖之特牲祝得與人君同士卑也少牢當祭日概祭器下人君也

視濯視牲爲期全節敖疏案周官眡滌省牲皆大小宗伯與肆師掌之故此節禮儀以宗人爲主祝接神者也雖同即位而不與其事

夙興主人服如初節祭祀自國君已上牲必親殺以有朝踐爲血毛之禮少牢特牲之祭自饋孰始則第視殺而已

不必親矣。故大夫士之禮同。右義疏文也。

賓豆籩銂陳于房中如初。節敖氏云。如初亦如其南上之位也。記曰。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然則祝主人主婦賓長長兄弟之豆籩亦皆二以並。相繼而陳于銂之北矣。愚按注疏記此條下云。其餘謂衆賓兄弟之薦也。義疏云。惟賓與長兄弟先薦于階上。自東房出。所以異之也。禮尤明矣。

祝筵几于室中東面。節孔氏穎達曰。祭以某妃配。其几皆同。不特筵。義疏云。少牢言右几。此言東面。互相備也。禮器孔疏云。大夫士祭祀止一席。謂大夫士一重也。

佐食北面節賈氏云下記曰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此謂無事時也

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節敖云此執事謂左人及取俎七者賤於右人故先出不遣賓長者賓長與主人皆在右宜同出也

主人降及賓盥出節敖氏云賓長在右謂長賓在鼎之右衆賓長在牖鼎之右也李氏如圭曰賓不偶主人者左人當載載者之事也賈氏曰賓主當相對爲左右以賓尊不載牲體故使佐食對主人使賓爲右人而使他執事在左而載也

宗人執畢先入鄭孔氏穎達曰牲體從鑊以匕升之於鼎

從鼎以匕升之於俎吉祭匕用棘主人舉肉則用畢助主

六

賛者錯俎加匕賈云少牢云俎皆設于鼎西西肆又云匕

皆加于鼎東枋又云俎從于鼎西其人當北面於其南載

之便昏禮亦云北面載執而俟

佐食升肵俎鼏孔氏穎達曰尸祭餅訖祝取牢心舌載于

肵俎設于饌北尸每食牲體反置于肵俎是主人敬尸之

俎

俎入設于豆東鄭賈云經卒載下鄭云入設明是載者設

之也豆在神坐之前豕俎入設于豆東魚俎又次其東若腊俎復在東則僻不得方矣故腊俎特者取其方也

主婦設兩敦節賈云主婦設金敦宗婦贊三敦以其多故使宗婦贊此士無禮二敦少故不使宗婦贊主婦可親之也

祝洗酌奠節鄭酌奠奠其觶也後酌者酒尊要成也少牢禮將會乃奠之賈云酌奠酌其所奠之酒也不云酒而云奠因事名之

主人降立于阼階東方氏慤曰尸者神象廟門之外以人道爲尚廟門之內以神道爲尚凡迎之禮必出焉故迎牲

而不迎尸

尸入門左節義疏云周官大祝逆尸小祝沃尸盥大夫士祝一人而已少牢取宗人沃盥此簡宗人授巾則沃盥者蓋群執事

執奠祝饗孔氏穎達曰祝先奠爵于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鄭云饗勸彊之也其詞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舊說云明薦之賈云引舊說証圭爲潔明之義

祝命挼祭節賈云挼者陰厭厭飫神今尸來升席而挼祭祭訖嘗食神餘孝如圭曰周禮九祭六日擩祭擩祭者挼

于醢以祭不食也鄭特牲曰祭肺貴氣主也

祭酒啐酒節朱子曰此之祭酒猶古者飲酒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爾按此說稍泥尸雖象神其實生人也飲酒必祭尸只以自爲代祭之解多此一層矣

設大羹湇節賈云幽北謂嚮左案公食大夫禮昏禮大羹湇皆在薦右此在左者神禮變于生人士虞禮大羹湇設于鉶南在右與生人同有不忍異于生故也

乃食食舉節云乃食乃以右手食也李如圭曰食舉即肺脊也食必先舉之故曰舉

尸三飯告飽節孔氏穎達曰釋詁文侑報也毛詩傳侑勸

也鄭箋云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詞勸之疏曰祭以饋
食為名故嘗食而尸尤尊雖主人拜亦不答也恐掖尸乃
神象祝侑主人拜拜神也尸故不答以明其不為已
佐食舉幹疏李如圭曰正脊曰幹此經無正脊則幹通謂
長脅賈云大夫之禮獸魚別舉此獸魚一時同舉義疏云
尸此時左手仍執肺脊其受之佐食而振祭嚌之者皆右
手也嚌畢仍授佐食加于肵俎者既嚌則不可以反于神
俎且將為祭畢佐食徹尸俎有司歸尸地也
佐食羞庶羞節疏曰少牢禮羞兩胾兩醢此亦當放之也
左亦醢之北湆之南也南上者胾醢相間兩胾各在醢之

南也四豆乃不得者統于正豆也正豆兩兩而爲一列故此
豆雖四亦不宜縪以異之
尸又三飯體三成節義疏云自此以上祝迎尸延尸於周
官大祝之職所謂相也祝饗者再所謂贊也命佐食按祭
所謂隋也九飯而三侑所謂右也
舉肩及獸魚如初鄭云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縪而
前終始之次也賈云先舉正脊自上也次舉肩卻也後舉
骼下縪也終舉肩前也前者牲體之始後者牲體之終故
云終始之次
佐食盛所俎節鄭云所釋者牲腊則正脊一骨長脅一骨

及臑也魚則三頭而已故云俎釋三个不可遽空神俎也

腊俎三个蓋如牲俎

主人洗角升酌尸陳祥道曰卒食必有酳曾子問言侑酳是侑食而後有酳也樂記言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是饋食而後有酳也特牲少牢之獻皆曰酳尸則大夫士無朝獻饋獻之禮特酳尸于饋食之後而已孔穎達曰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角受四升其器小佐食洗散獻尸散受五升其器大是尊者小卑者大也

尸拜受節義疏此尸之拜酒啐酒一與賓禮同但不離乎席者尸以象神尊也孔穎達曰炕火貫炙之謂炙肝以從

獻酒之用行華變日婦用肉炙用肝恩接尸之象神而不
答拜蓋一次受拜已後即同常人禮之中也
卒角祝受尸角而鄭云曰送爵者節主人拜故云尸卒爵
不拜既乃俟主人先拜者所以淡見其尊尸也祝釋詞其
東面于尸席前之東與
主人拜受角而敖疏云宗廟之中尸最尊主人次之主婦
又次之其隨祭稍如尸禮自祝而下則僅有離肺而無祭
肺若粃牲祭盛惟主祭者得與所祭者共之者也故其接
祭也同
主人坐左執角而敖云進于尸前而述其嘏已之詞下文

云親嘏主人是也又以少牢禮參之則嘏云者蓋致福于人之稱

佐食摶黍授祝節賈云少牢云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也敖云少牢禮乃祝傳尸嘏此尸親嘏其詞之首與彼異郝敬云獨摶黍者尸食惟黍

主人左執角節賈云挂袪以小指者左手執角右手挂袪以小指不干左手也飲酒之時恐其遺落故挂以小指便卒角也敖云季指左手之小指也挂袪于指以黍在袂中

故也。古者袪狹于袂。然猶挂之者。慮拜時或遺落也。愚按此二說。未知孰是。但左手執角。復因左手之小指。此亦不然之說。挂以右手小指。勿使遺落。斯爲得之與。

設菹醢俎。賈云前獻尸時。菹醢設之。此設菹醢。亦主婦可知。少牢主人獻祝佐食設俎。此亦佐食設俎可知。

以肝從祝左執角節。義疏云凡從獻之肝膰。尸或加于豆。或加于肵。不反之正俎者。以正俎神俎也。尸出猶徹。猶改設于西北隅。其餘若祝俎則徹而歸于家。主人主婦俎。則徹而爲燕時之庶羞。故無論肝與膰。皆可加于正俎也。經前後有加于俎者放此。

酌獻佐食節賈云上獻祝有俎此獻佐食不言俎者上經云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佐食亦在其內下記云佐食設折脊脅是也又經獻賓長節注云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于獻兄弟以齒設之若少牢獻佐食俎即設于兩階之間西上大夫將賓尸故即設佐食俎至賓尸將舉之故云上不言坐故於祭見之

尸拜受節賈云少牢禮主婦入戶西面拜獻尸注云不北面者辟君夫人也大夫妻貴辟君夫大士妻賤不嫌與君夫人同

宗婦執兩籩節敖云宗婦贊豆籩戶外坐士祭禮然也少

牢禮主婦與賓者攝受于室中。亦具者也。士虞禮墮設于會南。此亦如之。不云會者可知也。孔氏穎達曰。士不賓尸。故設兩墮。大夫主婦正祭不設墮。以當日賓尸也。天子諸侯明日賓尸。故正祭亦設墮。

祝賓墮祭。衍義疏云。豆祭無論兩豆三豆。皆尸自取兼祭。以其近也。墮稍遠于豆。士二墮則祝賓祭。大夫四墮則尸取其二。祝賓其二。授而兼祭。

羞燔者受。衍賈云。上文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至獻祝。祝時以肝從。不言其人。明亦賓長可知。此下文主婦獻祝燔從如初。則亦長兄弟羞燔可知。義疏云。尸加肝于豆者。為嗣

舉其將以授之也婚則舁之而不復用矣然不可加之正俎又兼自反於所之禮故反之長兄弟而代加爲已後凡加于所者放此

酳如主人儀鄭云不易爵辟內子賈云上尸酢主人將不易爵此主人受酢亦不易爵可知少牢云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是其易爵也男女不相襲爵所以今襲爵者辟內子也義疏云男子不承婦人爵婦人有時承男子爵故主婦襲尸爵又尸酢主婦男女不嫌相授受者祭統云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不相襲處所以示別也主婦適房南面儐賈云少牢大夫妻上佐食授祭主婦西

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此佐食祭于地主婦攜之而已
故曰儀節敖云房中南面主婦之正位也經因事見之
入卒爵如主人儀敖云主婦入于室中北面而立飲如主
人儀節卒爵拜尸答拜也入室卒爵亦以向者於此拜受
故也
獻祝籩燔從節敖云主婦當更洗于房中乃酌獻祝略如
內子之禮蓋男子不承婦人爵也此與主人獻祝惟無祭
俎一節餘則如之也義疏籩亦祭于豆燔亦反于俎
及佐食如初節鄭云及佐食如其獻佐食則拜主人之北
西面也賈云佐食北面受獻主婦不宜同面拜送言如初

明同主人西面拜與內子同疏云少牢主婦獻祝及佐
食皆西面於主人之北答拜
賓三獻如初節疏云不言洗爵升酌可知也如初謂尸拜
受主婦拜送也賈云自賓三獻爵止至酢于主人此內有
十一爵賓獻尸一也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酢主婦
三也主人致爵于主婦四也主婦酢主人五也尸舉爵乃
酢賓六也賓獻祝七也獻佐食八也致爵于主人九也致
爵于主婦十也酢于主人十一也
爵止賈云尸三獻祝與佐食亦得獻主人主婦未得一獻
是神惠未均與而待之待主人主婦致爵也

主婦此爵所節獻酢爵取之內篚即亞獻及佐食畢而以入于房者也鄭知主婦北面拜者少牢不賓尸主婦酌致主人戶內北面拜送爵

宗婦贊豆如初節敖云宗婦贊者亦一人既授兩豆復取兩籩于房經第言贊豆文省耳如初戶外坐也主婦受于戶外西面設于席前其豆則菹在北其籩則棗在菹北栗在棗西也設豆東面設籩南面

主人左執爵祭薦節敖云贊祭薦豆以籩祭授之祭也雖肺之儀鄉飲酒備矣

肝從左執爵節敖云宗人既受肝則主人復右執爵矣

進酒而兩進從俎者欲其與尸祝之兩獻者同見其尊也。

主婦醴亦如之。義疏鄉飲射醴啐酒于席末卒爵于階上。此飲于室中故啐酒于席上而卒爵于席末所以別于尸賤。

主婦答拜飲。敖云酢不易爵者禮婦人承男子後多不易爵則其自酢又可知矣主婦自酢者主人辟尸不敢酢主婦主婦遂其意也下自酢之義皆放此。

主人降洗酌飲。敖云不言升酌文省耳主人于主婦亦謂之致爵者夫婦一體也主婦席南面變于大夫不賓尸之禮也亦拜受于席此席設于房中之北堂。

宗婦薦豆俎從獻節敖云豆亦兩豆兩籩俎羞俎也從獻肝燔也皆如主人謂其受爵以前之禮也李如圭曰少牢下篇賓致爵于主婦其俎亦佐食設之

主人更爵酌醋節賈云堂下籩實二爵一尸奠之未舉一致于主婦此更者更取房中之爵以酌醋醋訖奠于下籩敖云此爵亦在房中西面其他儀皆與主婦自醋者略同惟卒爵則尸與主婦異耳

尸卒爵酢節鄭云洗乃致爵爲異事新之燔從皆如初者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也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敖云賓獻祝亦北面拜于尸西獻佐食亦

西面拜于主人之南賓旣獻佐食則室中之事畢矣乃復致爵者因上禮也皆皆尸卒爵以下也自尸卒爵以至及佐食如主人酢獻之禮也致于主人者如主婦致爵之禮致于主婦者如主人致爵之禮婦從者如亞獻祝及致于主人主婦之禮言此則是從獻之物僅有此耳亦見其殺于初者也賈云此獻尸祝無所從故經惟云婦從如初更爵酢于主人節義疏致爵則兼主婦酢則主於主人經凡主人徧獻獻衆賓而後導酢于賓長卽此例也

主人降阼階節敖云初謂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也將獻而旅拜賓賓一人辭洗則是助祭之賓其尊卑但與鄉

飲酒之衆賓同耳。

洗賓辭洗。敖云少牢下篇云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

卒洗揖讓升酌獻。賈云案鄉飲酒鄉射賓主獻酢各於其階至酬乃同階。此因祭而獻賓所尊者尸也。又賓卑不得專階。故就之義疏案分庭揖讓而酌獻同階比之鄉飲酒如介禮。

薦脯醢設折俎。賈云尸祝等俎經不言牲體亦不言折以其體貴也。此賓俎不言牲體而言折。明非貴體。有司徹云司士設俎。此下文云有司在門西則此設俎者也。

賓左執爵祭豆篚賈云賓不敢與主人爲敵故主人酌自酢以達賓意敖云豆亦兼籩言也賓云卒爵拜主人云與爵拜文互見

主人坐祭篚賈云賓位在西階下東面今受獻于西階上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明後西階下東面位也

衆賓升拜受爵篚敖云立飲亦爲不拜既爵也其說鄉飲禮與記辨詞皆有薦俎也其薦俎亦與每獻一人則設之其答拜亦在每人受爵之後賈云公有司獻在衆賓後

尊兩壺篚敖云爲賓及兄弟設之也設尊于堂下者欲其便且別于大夫禮也兩壺皆酒別于上尊也西方之尊其

在西階西與義疏加勺亦南柄北面酌也與堂上之尊同庭中凡四尊尊必朋設東西階下分賓主人黨也主人奠觶于薦北賈云神惠右不舉生人飲酒左不舉今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故奠于左與生人相變賓坐取觶還飾敖云賓坐取觶與衆受之也衣取觶亦西面還西東面拜謝主人之奠觶也執奠觶而拜所以見其意與而不辭既則以拜謝之皆變于飲酒之儀也賓奠觶于薦南指復位右主人酬賓長義疏云獻酢酬三者具而禮成此主人酬賓所以成獻賓之禮少牢下篇亦酬尸以賓尸在堂則以賓禮事之也特牲但酬賓而已尸

則不敢酬之以其在室神之也

主人洗爵節鄭云酬賓乃獻長兄弟者獻之禮成于酬先成賓禮此主人之義亦有薦脀設于其位私人爲之與

洗獻衆兄弟節敖云獻衆兄弟與獻長兄弟之禮相屬乃爲之洗者以其承已自酢之後故須洗之也然則獻衆賓亦宜爲之洗舉下以明上省文之義然也

洗獻內兄弟節賈云下記云內賓宗婦彼注云內賓姑姊妹宗婦族人之婦若然兄弟者服名故號婦人爲兄弟又下記云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鄭云如衆兄弟如其拜受坐祭

立侑設薦俎于其位辨有司徹云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此亦然也故云獻之堂西北面

主人西面答拜節賈云獻時不殊其長酢時猶如賓及兄弟殊其長。

長兄弟洗觚節賈云加初儀者如賓長三獻之儀但賓長十一獻此兄弟長加獻唯行六爵洗觚為加獻一也尸酢長兄弟二也獻祝三也致爵于主人四也致爵于主婦五也受主人酢六也。

爵止節故云尸祭酒啐酒而爵止賈云加爵停之使庭行旅酬。

嗣舉奠孔氏穎達曰因嗣子舉奠觶飲之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爲舉奠敖云重適故特爲此禮是惟主于有適者言之無適則已鄭云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

尸執奠飯敖云奠鉶南之觶也肝即貳之加于菹豆者也位室中之位也坐卒觶亦異其室中之禮凡子姓受主人之獻亦立卒爵不拜旣爵賈云直言受肝明有鹽下記佐食設豆鹽是也受尊者賜不敢餘食若不盡直云嚌之而已

兄弟弟子洗觶賈云弟子洗觶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東面獻長兄弟長兄弟北面拜受弟子奠于薦南長兄弟坐

取觶適西面拜弟子北面答拜長兄弟與子薦北揖復位

故曰如主人酬賓儀

宗人告祭脀鄭敖云所告者衆賓衆兄弟內兄弟也公有司私臣亦存焉記言衆賓以至私臣皆有脀膚一離肺一又云公有司獻次衆賓私臣獻次兄弟將羞乃告祭脀蓋與燕禮大夫祭薦之意同

乃羞鄭敖云此但以羞爲文則是自尸而下以至于私臣皆然也大夫祭禮羞於尸祝主人主婦與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臣不同時又加以內羞此則一之亦士禮異也李如圭曰少牢下篇云羞及私人耳

賓坐取觶節賈云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下文長兄弟酬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是賓主相酬主人常在東其同在賓中則受酬者在左若鄉飲酒賓酬主人主人立于賓東主人酬介介立于主人之西其衆賓受介酬者自介右鄭注云尊介使不失故位衆受酬者受自左異其義也賓主相酬各守其位不以尊卑變同類之中受者于左尊右也義疏云此與鄉飲射先酬主人異者庭事非堂事也主人祝並在室中以尸不與酬故主人祝亦不與酬也

賓奠觶拜節賈云自飲酌已尊酬人時酌彼尊各自其酒

義疏云此時房中內賓長亦舉主婦所酬之觶以酬宗婦

長兄弟卒觶節敖云交錯謂二黨互相酬也初儀即上文所言相酬之禮李氏如圭曰楚茨云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古者於旅也語謂此時也

爲加爵者作止爵節賈云前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今還使爲加爵者作止爵李如圭曰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賓一一辭觶爵皆至是禮殺故不俟其舉而作止爵

長兄弟酬賓節鄭云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觶此不言交錯以辨賓之酬不言卒受者賓辭于能明其相報禮終於此其文省

舉觶者洗各酌節敖云薦右賓之薦南兄弟之薦北也奠

于此者因其所欲與之處也蓋長者之意不欲勞其復還之愚按此說當矣故義疏深取之

長皆執以興飲義疏云此時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少者亦各舉觶于其長以爲無筭爵始

利洗散獻于尸酢賈云利與佐食乃有二名者以上設俎啓會爾敦之時以黍稷爲食故名佐食今進酒酒以供養故名利利即養也郝氏云禮將終告利成故利終獻以成禮

祝東面告利成鄭云時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祭禮畢孝孫往堂下西面位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孔氏穎達云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謖祝前

主人降少牢告利成郎云祝入尸謖主人降此二者皆祝致尸意以告主人也所以然者孝子事尸有尊親之義會嘗由尊者出非主人所嘗先發也天子彌尊儀盛節則祝先致尸意告主人已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鄭釋云告尸以利成也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

尸謖祝前主人降鄭云祝具辭止釁尸載起鼓鐘送尸尸郎神也祝辭而尸謖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義源云據周官及詩疏主祭祀尸出大祝令小祝送尸出廟門祝不出尸入于次釋服掌祝受之尸乃歸掌祝藏尸所與其服

徹庶羞節鄭云爲將餕去之尙嘏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賓云凡餕者尸餕鬼神之餘祭者餕尸之餘義取鬼神之惠徧廟中庶羞非鬼神惠故不用也

筵對席佐食節敖云筵對席設對席于筵東也此于神席亦爲少北其名義與昏禮之對席同下篇放此筵即敦之異名分簋鉶者以簋分簋實以鉶分鉶羹也

祝命嘗食𩞁者節敖云舉奠東面升尸席也長兄弟對之升對席也使嗣子𩞁故不敢以賓長對之而使長兄弟也

士以二人蓑爵于大夫者兩也
主人西面再拜答蓑爵主人之子也父拜之爲行禮
也冠禮見于母母拜之蓑與此同答者亦再拜下執爵
拜同
卒食主人降洗鄭云少牢禮曰賓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
戶內以授次蓑爵故云主人北面授下蓑爵
上蓑洗爵箭鄭氏云二蓑卒爵並降獨上蓑升酢主人直
嗣子也
上蓑即位坐箭買日主人位在戶內下蓑席南西面故上
蓑授爵于戶內乃就坐

主人坐祭飾義疏云士賤以子姓兄弟故主人親祝而上賤不復親嘏少牢之上賤以賓故上賤親嘏而主人不復親祝皆相變也

祝命徹阼俎節敖云尸內之東祭時室中之主位也東序下堂上之主位也宗婦不徹之者以改設于東序非婦人之事也

祝執其俎以出節賈云有司徹不賓尸則祝執俎出于廟門有司受歸之

宗婦徹祝豆籩節敖云此所徹者皆置于房故宗婦得爲之不言席文省也

在食禮尸處徂敬設于西北隅筵厞云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厭一艷反

賈氏疏曰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此出記郊特牲之文也引之者欲見孝子求神非一處故先爲陰厭後爲陽厭之事也引少牢者見彼是大夫禮陽厭南面此士禮東面雖面位不同當室之白則同案曾子問祗殤爲陽厭之事又云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

房是謂陽厭凡言厭者謂無尸直厭飫神故鄭云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謂祭于奧中不得尸明故名陰厭對尸謖之後改饌于西北隅爲陽厭以向尸明故爲陽厭也又案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謂宗子有陰厭無陽厭凡殤有陽厭無陰厭據此可証成人備祭陰厭陽厭並有之義也

愚按少牢禮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鄭云酌奠酌酒爲神奠之賈疏曰以其迎尸之前將爲陰厭爲神不爲尸故云爲神奠之也下節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

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此大夫禮故文繁而備至特牲禮略同祝辭在鄭注見之敢用剛鬣者文簡而省士禮故也

愚按特牲未迎尸之前祝筵几于室中東面鄭云為神敷席也至此使祝接神少牢禮云司宮筵于奥祝設几于筵上右之鄭云布陳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奥席東面近南為右也士大夫儀有繁殺大略同也此之謂陰厭矣又按後世之祭異于古初只用陰厭陽厭並無迎尸尸食之事自變禮以來幾及二千年迄今無異則陰厭陽厭不亦重乎特牲少牢有其儀曾子問著其名不亦古乎顧于此

不能無疑而釋之爲祝神改饌者蓋始于陸佃和于吳澂故雖公然以愚觀之謂此陰厭陽厭之名非成人所行之禮而疑之則殤者無尸而有厭成人有厭而立尸禮如是矣且成人與殤無後者二者之辨請得而言之成人之鬼盛所依者尸殤者無有也殤者之魄弱所飫者神成人反輕也知鬼神之情狀果如是乎至若衷諸古則曾子問鄭康成其說禮也精矣質諸今則後世奉而行之二千年且并去其迎尸之事其行禮也正矣說禮之家其奚庸忽而不察焉○且讀何胥金縢篇所載三壇同墠祭太王已下並不用尸特以與時祭禮異故不可以二厭擬之然據是

以祭則爲祭用之非所施于凡人知不然矣

陽厭之禮當尸食之餘既養之後既不可以飫神爲接注

記尸俎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于尸尸食未飽不欲空神俎疏云此脊與脅二骨本爲陽厭飫所設也又次尸既舉脊脅而猶有脊脅在既不空神俎義得兩施愚謂尸與神本屬一氣無庸判別則斯疑得釋厭飫雖飽亦祝厭之意不必過泥也

記特牲饋食其服爾義疏云卿大夫士助祭之服祝祭於已之服皆加一等故士之賓兄弟亦如之所以然者惟天子不助祭降而五等之君無不助祭者其助祭之服皆加

於巳之祭服所以明有尊也則國君之臣視此矣
壺棜禁饌于東序節敖云壺棜禁壺之棜禁也愚按士
虞禮尊于室中兩甒醴酒無禁禁由足生名祭之所用去
足名爲棜禁不爲神戒故也
簟巾以綌也節孔穎達云內則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棗易
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栗蟲好食宜數數揀撰省視之
劊笔用苦節方氏曰堇荁其性滑周官所謂調以滑者此
也
肵俎心舌節賈氏曰少牢舌截于肵俎橫之此言縮俎者
彼據俎上爲橫此據鄉人爲縮

沃尸盥者餞敖云者一人三字疑衍愚按上句者字絶二人兩字貫下不可刪也

宗人獻與旅餞敖云記末云公有司獻次衆賓宗人亦公有司也乃幽於衆賓者所謂有上事者貴之也

尊兩壺于房中餞義疏房內設兩壺一爲內賓一爲宗婦也兩壺皆酒而云南上者尊內賓下云內賓立于其北則壺在西墉下之南又賈疏亞西方者謂亞次西方也

尸卒食而祭饎爨餞孔氏曰祝融古火官之長是爨之神常祀在夏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奥以先炊老婦配之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于爨竈而

已所以不同

膚三節鄭云膚革肉豈豕肉之美者不過脅革肉而已故禮于膚皆謂之倫膚

腊如牲骨通論陳氏曰周官獸人凡獸入于腊人腊人掌乾肉豈折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籩腊在俎脯常先於腊腊常亞於魚

祝俎髀節敖氏曰髀謂右髀亦用尸俎之不升者也脅代脅也不見之者上言脡脊則此爲代脅可知

阼俎臂節敖云阼俎骨乃不用左肩而用左臂者屈于尸也脊脅非體也故得與尸同以伸其尊

衆賓及衆兄弟節鄭云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殽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凡骨有肉曰殽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

義疏云牲體以四肢爲貴脊脅次之就四體而論殷人貴後周人貴前故前體爲貴而後體次之就前體而論肩最貴臂次之臑又次之其序自上而下也就後體而論髀爲貴肫次之胳爲下其序自下而上也

公有司門西節賈云祭祀擇取公有司可執事者如舉鼎七載之類爲衆賓門外在有司羣執事中入門列在西方

東面餘者在門西北面位兄弟雖無上爵亦皆在東方西面位族親故也私臣之中擇爲賓者使爲佐食乃賓佐尸食者是也其餘獻在兄弟後者賤也

儀禮彙說卷十五終

儀禮纂說卷十六

後學李枝桂健林輯錄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門人徐含輝廷表校字

少牢饋食之禮義疏云牢者養牲之所牲有六而馬不常用犬與雞又最小故以三牲爲主而以牛爲大牲用一牲爲特二牲以上稱牢三牲具牛最大爲大牢二牲則羊豕爲少牢士祭用特牲一豕而已大夫加隆故用少牢

筮旬有一日賈云據用巳一月而言若用丁則以先月下旬丁筮來月上旬丁若丁巳之外辛乙之等皆然必言來月上旬不用中旬下旬者吉事先近日故也

主人曰孝孫某節鄭云薦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賈疏此大戴禮也某妃某妻也合食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是也賈又曰春秋宣八年書辛巳有事于大廟文二年書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昭十五年書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桓十四年書己亥嘗此等皆不獨用丁巳之日也

史曰諾節疏云筮者爲將述命故也不述命則無此儀

乃官戒節疏云官戒謂某官戒某人以某事也宰宗人乃官之尊者故見其所命者以明之郝云命爲酒者祭用酒天官酒正所謂事酒有事新造者即此也

若不吉節義疏云特牲筮不吉則筮遠日即時幷筮之此

越十日而又筮者大夫禮也宋張子以爲先筮近日。後遠
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而記不可厭極得禮意。
宿鄭云筮日旣戒諸官以齊戒矣至祭前一日。又戒以進
之使知祭日當來。
前宿一日節賈云宿宿諸官之日也前宿一日。爲祭前二
日。諸官雖一宿尸再宿重尸也義疏云宿戒尸謂宿日戒
尸也明日將筮慮其人或有疾病事故不得爲尸。故早戒
之其無他者乃以筮也。
明日朝筮尸節鄭曰明日朝謂祭前一日早也筮尸筮男
尸。妃無尸。

主人再拜稽首節賈曰特牲主人宿尸時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鄭注不敢南面當尊則大夫之尸尊尸出門經南面故主人與尸皆不在門東門西也

尸拜許諾節李如圭曰祝釋辭尸乃拜異于士

若不吉節疏云彼謂所改筮者若又不吉則直以其次者爲尸不復筮按張子筮日之意也蓋爲尸者預擬三人而筮之而不吉則用其又次者也

主人門東南面節按鄭云爲期亦唯尸不來也彼則謂所宿者皆不在故直有有司執事也又謂主人南面者有司執事之位北面大夫宜鄉之亦大夫禮異也蓋二說

相成當並存之

宗人曰旦明行事節李如圭曰周官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謂此旦明之期

明日主人朝服節賈云特牲視牲與視殺別日士卑不嫌與人君同祭義云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旣入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諸侯禮殺于門內此大夫與特牲士皆殺于門外者辟人君也

廩人摡甑甗七節賈云考工記陶人職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愚按鄭衆曰甗無底甑康成曰甗如甑一孔或云甗加于甑上蓋甑七穿以竹箄

甑之所以炊也而甗加于其上似亦可通敖氏則云甗有底而無孔所以盛米另出一解未詳孰是云按一鬴之數六斗四升也二鬴加倍甗加甑上未必足數以一甗計之逆甑或可三鬴是一石九斗二升也亦可併而炊之歟

司宮概豆籩勺爵觶賈云下文司宮筵神席于奥此掌豆籩之等故鄭云摡司宮也義疏云先摡之繼乃分設之凡洗篚三者摡之而已統言之則亦曰摡也其設于房中自北堂之東墉下而陳之以至於西豆最東籩次之篚又次之堂下之篚又次之

司馬升羊右胖節賈云十一體言一者見其體也下言皆

二骨以並見一體皆有二骨也凡牲體四支爲貴故先序肩臂臑膊胳于上是尊然後序脊脅于下是卑皆二骨以並脊脅言也祭肺貴序在下者不與外體爲尊卑之次

司宮設罍水節賈云士冠直言水在洗東士昏鄉飲酒特牲記亦云然皆不言罍器亦不云有枓燕禮大射雖云罍水文不言有枓凡此等其禮具在此餘文不具

改饌豆籩節義疏云豆籩設如其陳之左右不如其東面者若如其東面則象于當祭矣[illegible]褻陳也陳之亦近東塘

小祝設槃匜節賈云特牲直云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不言其人未聞也以彼下文始言祝筵几于

室中知非祝也故云其設如士虞禮惟異處耳
司宮筵于奧節賈云特牲云祝筵几鄭云使祝接神此使
司宮而祝設几者大夫官多故使兩官共其事
司宮取二勺于篚節賈云玄酒不酌亦加勺者重古如酌
者然義疏云二勺上既概之矣此復洗之重酌與之器致
其潔敬也
陳鼎于東方節賈云洗當東榮近東也陳鼎當東序則近
西也而設洗于洗西則鼎陳于洗西稍近南東西不得與
洗相當也
司士三人升魚腊膚節義疏云士喪禮殯奠魚左首進鬐未

忍異于生也葬奠及士虞皆如之公食禮魚腊右注云進
鬐也則食生之禮皆左首進鬐可知蓋乾魚但以左首進
鬐右首進腴爲人與神之別而縮于俎則一耳濡魚進尾
而以右腴右鬐爲冬夏之別則橫于俎矣
膚九而俎飾狄云橫載者載而橫于俎也上俎云進下剛
橫載也故此亦之
主婦被下飾錫衣侈袂鄭云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
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不纚笄者
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
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賈云按左傳哀十七年衞莊公登

城璧戎州見巳氏之妻髮美使髠之以爲呂姜髢是其收賤者髮爲髲之事也又按周禮追師云掌王后以下副編次三翟者首服副鞠衣襢衣首服編襐衣首服次鄭氏彼注副首飾若今步搖編編列髮爲之若今假紒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也義疏云玉藻士褖衣亦謂其妻也追師注云褖衣首服次次亦名髲髢采蘩詩又謂之被則被字自可以髲髢釋之不必改讀也古者男女吉凶之衣衣身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袪則一尺二寸其下闊殺之長袂者蓋不闊殺其下而袪亦二尺二寸耳愚按義疏謂被即髲髢不必改讀斯實不易之定解矣

又按敖氏云錫緆通皆當作緆字之誤也緆褖通內司服職曰褖衣素沙是也內子祭服緆衣而又侈其袂焉所以甚別于士妻之祭服也

愚按錫衣者衣之盛美者也故大夫妻服之以共祭祀至敖氏之解展轉相通以就已說恐或未然而鄭氏謂是緆衣且謂衣三尺三寸袂尺八寸者義疏咸駁其非則未可依用耳

主婦自東房飾敦云金敦以金飾之也四敦皆然特見其一耳以授主婦立授之也故主婦與其後二敦則婦人贊者執以立于戶外婦贊者一一反之以授于主婦蓋婦贊

者唯一人而已。

主人西面祝在左節鄭云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春秋傳曰奉粢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宗人奉槃簞巾如主。曰槃匜簞巾先設于西階東尸入門左至門內微三宗人奉器就之。

祝主人皆拜妥尸節賈云特牲禮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注云饗勸強之也其詞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是士賤不嫌得與人君同

大夫尊嫌與人君同故初不饗後亦不告旨也

尸取韭菹節義疏云豆以菹爲上醢次之韭菹又在葵菹之上故尸自取韭菹擩于三豆以祭擩于三豆則葵菹亦稍取之矣

上佐食舉尸牢肺節賈云舉尸牢肺脊坐而取之興以授尸更坐而爾敦黍不因前坐也此疏云飯黍毋以箸古者飯食不用匕箸就器中取之故移之席上以便尸食特牲云爾黍稷此不云稷者文不具

主人羞肵俎節賈云特牲之俎膚從豕俎故肵在腊北此五俎有腊俎故肵在腊北

上佐食羞兩鉶節敖云芼以菜和物之名祭鉶亦于豆祭也

上佐食羞胾節敖疏云按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生民詩于豆于登公食禮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卽登也此胾及醢皆用兩瓦豆則薦豆用木豆而加豆用瓦豆與

尸告飽節賈云此與特牲皆有尸飯法天子諸侯亦當有之故大祝九拜之下云以享侑祭祀注云侑勸尸食而拜謂士三飯卽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告飽而侑天子十一飯告飽而侑也

上佐食受尸牢肺節釋曰云上文初食舉謂正脊與牢肺不言此舉之處至此尸十一飯後乃言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約特牲舉肺脊其時尸實舉于菹豆今尸食舉尸乃于菹豆上取而授上佐食上佐食受而加于肵也敖云佐食亦反上敦黍于其所經文畧也

尸祭酒啐酒節釋曰云驗在肵右據賓長西面手執而言尸東面若至尸前驗在尸之左尸以右手取肵縮左擩之是其便也

上佐食取四敦黍稷節釋曰云則官守藏既祭則藏其墮取墮減之義也主人受嘏之時先墮祭是以佐食授黍稷與

主人爲墮禮

祝與二佐食節敘云三人皆爲將執所挼之物而盥敬其事也各取黍上者取于上敦下者取于下敦黍上敦在西下敦在東

主人坐奠爵與節敘云坐奠爵是立墮挼也與少進受黍復位乃坐祭嚌之也宰夫受黍主人左執爵乃取而嘗之而納之內謂懷中既嚌之復嘗之亦大夫禮異也此雖禮詳于特牲者大夫尊尚多儀也

義疏云特牲尸親嘏主人注云其詞則少牢有焉是士與大夫嘏詞相同但士尸親嘏不命之祝則首句須易耳天

子諸侯嘏詞惟天保詩有曰君曰卜爾萬壽無疆而楚茨詩曰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天子嘏詞也朱子以爲公卿之嘏詞然末章云小大稽首禮大夫之臣不稽首公卿安得有小大稽首之事則當從孔疏以爲天子之嘏詞與

主人西面答拜賈云上主人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禮重此獻祝祝拜受主人答拜禮輕愚按敖云答拜即拜送與古稍異今兩存之

薦兩豆葅醢鄭云葵菹蠃醢賈云是乃饋食之豆當饋食

之節是其常事故祝用之敖云韭菹醓醢也蓋祝薦以尸之上豆則其豆亦當以尸之上豆也二說未詳孰是今兩存之

主人酌獻上佐食節敖曰取節于牖見其少西于其他之北面拜者也凡室中北面拜者皆在戶牖閒其言戶西者則近于戶其言牖東者則近于牖

主人又獻下佐食節敖曰卒獻則主人受爵以實于下篚而升復位特牲禮曰佐食卒角主人受角降反于篚

有司贊者節敖曰篚下篚也主婦亞獻用下篚之爵豈此時內篚未有爵與婦人不可以取爵于庭故有司爲取之

祝酌授尸節敖曰爵受酢而俠拜與夫與爵拜執爵與之類皆放主人事尸之禮爲之

賓酌獻祝節賈云祝與佐食俱事神及尸是以獻尸並及之今賓獻祝不及佐食者但爲有賓尸則賓長之獻爲祭末禮殺故及佐食也

司宮設對席節郝曰對席室中東西設對席兩佐食兩賓爲四人

上佐食盥升節賈曰下佐食對之不謂東西相當上佐食東面近南下佐食西面近北爲對賓長二人備亦不東西相當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也敖

曰賓長二人謂長賓及衆賓長也此佐食皆異姓故可使賓長對之

上餕止爵節敖曰主人啐酒者為嘏故凡既祭酒而未得卽卒爵者必啐酒

上餕親嘏節義疏云特牲禮有祝詞無嘏詞祝曰云云見與恩逮下之意以士之餕者嗣子及長兄弟親者也親主于愛少牢禮有嘏詞無祝詞嘏曰云云則歸福于主人之意以大夫之餕者佐食及賓疏者也疏主于敬故也

上餕答拜節敖曰上餕與出則是不受主人爵也主人與爵上餕不受示禮有終且為有司將徹之也

卷終

儀禮蕘說卷十七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甥沈柱師辭輯錄

後學金枝發秀源校字

有司徹之一郝氏曰承上𢘅事畢有司徹室中饌尸於堂賓尸卽繹凡大祭明日繹少牢之儐卽祭日也

司官攝酒義疏云攝說文解爲引持此疏又云添益則是持酒以益于尊所謂貳也天官酒正職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是也

乃𤏡尸俎賈氏曰下文云卒𤏡乃升羊豕魚三鼎是先溫

于爨之鑊乃升之於鼎也義疏云執尸俎者羊鑊則執于羊鑊豕鑊與膚則執于豕鑊魚則執于魚鑊唯腊及肵俎內之心舌不載耳正祭時所升者尸俎而外唯祝與二佐食之俎而已其餘則皆存乎鑊也將賓尸則凡賓兄弟公有司私人內兄弟之脀雍人雍府皆自鑊載之於俎鑊中直有湆而已乃以尸俎設而載之

乃議侑于賓節義疏云以尸為賓又立侑以輔尸猶鄉飲有賓必有介也尸席戶西南面侑席西序東面猶鄉飲之賓席牖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也侑取異姓乃可以居西序東鄉之位

尸與侑北面賈疏云尸北面者尊大夫若不敢爲賓客然也其位當在門外之西祭事巳尸出門則不敢以尊自居西上賓位尚左也

主人出迎尸賈疏云正祭主人不迎尸以伸尸之尊此迎之以尸同賓客也

尸入門左賈疏云鄉飲酒禮之等入門三揖至階又讓敖云亦三揖至于階乃三讓也經文省亦以其可知故也

雍正執一七賈疏云四俎當俱陳于羊鼎之西分二俎陳豕鼎魚鼎之西者欲使三鼎之西並有俎故云具也李如圭云四俎皆載羊體之正俎而分陳之

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節鄭云其南俎司馬以羞羊七湆羊肉湆其北俎司士以羞豕七湆豕脀湆魚賈云下文次賓羞羊七湆此注并云司馬非也又下文次賓羞豕七湆此注并云司士亦非也○司士朼豕節鄭云俎謂雍人所設在北者○司馬朼羊節賈云第一俎此俎在侑俎之南下侑俎注云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也明尸俎在侑俎之南

愚按經文敘載俎之法于司馬朼羊爲正俎第一外次言羊肉湆至嚌肺一載于南俎此益送之俎爲雍人所設羊俎西者是也下言司士朼豕載于一俎即尸之豕脀是也

鄭據此而謂二俎南上一則由便一則相變似無不可蓋

雍人始設益送二俎職本屬虛俎非有俎實則原無上次

之序可知益送之俎番休迭換往來紛沓雖俎實有尊卑

之殊而木俎無南北之異即云依鼎宜爲北上亦無大失

也況南俎屬羊北俎屬豕畫然一例絶無紛岐參錯之弊

其說似亦可從經文如此而鄭賈不復辨析簡便融貫足

備一說矣

又按主人獻尸之終禮有羊匕湆羊肉湆皆屬益送之俎

至主人獻侑尸酢主人之後則主婦獻尸乃有豕匕湆豕

脀亦屬益送之俎是以二俎升降解者云必相間用之如

羊七湆俎以羞于尸則羊肉湆亦當先載而俟豕七湆俎以羞于尸則豕脀亦載而俟然以愚度之羊肉豕脀之載詳無參雜倘使七湆之俎既降旋取而相接爲之先後同于一俎亦何礙不可行歟且經無某人與某人交于某所則接次而升毋容亟也

再按敖氏之解其異于注疏者如雍人合執二俎節云羊俎指在羊鼎西者也此二俎陳于其西亦北上其北俎次賓以羞羊七湆豕七湆其南俎司馬以羞羊肉湆司士以羞豕脀湆魚又羊肉湆臑折載于南俎節云羊俎西之二俎亦北上肉湆載于南俎則其北俎爲羞七湆明矣又司

士札豕節云此俎與羊肉湇同亦南俎也又侑俎羊左肩節云侑之羊俎司士所設在羊鼎西之南者侑之豕俎與尸之豕脀同用南俎胙俎節此羊肉湇豕脀皆用南俎雍人授次賓疏七與俎節云此七俎在羊俎西之北者也今考經文主人獻尸章賓長設羊俎此爲正俎雍人授次賓疏七與俎司馬𢱮往者三次賓執七俎以升司馬羞羊肉湇二者爲益送之俎也又主婦獻尸章次賓羞豕七湇如羊七湇之禮司士羞豕脀如羊肉湇之禮亦屬益送之俎他若羊燔豕燔不出于鼎故不數之今合前後觀之敖氏亦爲可從但南北果有上次而經文不明言之則亦備

一說以俟來哲庶乎平允而不偏焉

主人西面左手節敖云推者推手也鄭云拂几則宜順便

也授几則横對便也主人二手横執几執外廉也

尸進二手節鄭云尸二手受受內廉也主人二手執几兩

端尸併二手執几中間授者極慎受者極恭也

主人退尸還几節賈云主人横執几逆授尸尸二手受于

主人手間時亦横受之將欲縱設于席故還之使縮以右

手執几外廉鄉北面縮設于席也鄭云右手執外廉執主

人所執之方筵南向故北面奠于筵上左之謂奠几筵東

主人降洗尸侑降節鄭云降盥者爲土汚手不可酌賈云

按鄉飲酒禮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對此亦應主人降洗尸降主人辭降

主婦自東房節薦豆賈云正祭先薦後獻若繹祭則先獻後薦故祭義曰君獻尸夫人薦豆注云謂繹日也賓尸禮與天子諸侯繹祭同亦先獻後薦也

司馬朼羊節李如圭曰此尸之羊正俎也復肩骼于俎與正祭辭俎同其異者脊脅腸胃祭肺皆一又無舉肺且折分其臑故降臑在骼下也

羊肉湆臑折節賈云凡牲體皆出于汁不言湆又下豕脀亦出于汁皆不言湆此特得湆名者特牲少牢正祭升牲

體於鼎時皆無匕湆今此升牲體于尸前匕湆亦升羞故
得湆名以在俎無汁故進羊肉湆必先進羊匕湆見此湆
爲肉而有故在羊肉湆前進之使尸嘗之豕亦有匕湆不
名肉湆而名脀者互見爲文言脀者見在俎無汁言肉湆
者見在鼎內時有汁也魚不言魚湆而云湆魚者魚前無
進匕湆故先言湆以明魚在湆可知羊有正俎羞匕湆又
羞肉湆豕無正俎魚無匕湆隆汙之殺也
羊肉湆節鄭云此以下十一俎俟時而載于此歷說之爾
賈云十一俎者即尸之羊肉湆一也豕脀俎二也侑之羊
俎三也豕俎四也主人羊俎五也羊肉湆俎六也豕脀七

也主婦羊俎八也尸侑主人三者皆有魚俎是十一也通
尸羊正俎爲十二俎其四俎尸侑主人主婦載羊體俎皆
爲正俎其餘八俎雍人所設二俎從送往還故有八實止
二俎也愚按此條依經文載俎章而說其羊七湆豕七湆
不在此數也
司士朼豕節敖云此謂豕胹也二司士即舉豕鼎者也此
下凡升豕者皆此司士爲之豕無正俎故此尸俎之體骨
皆放於羊俎也
卒升節鄭云已載尸羊俎敖云謂已升四羊俎義疏云四
俎相繼序升敖說固是此云卒升專指尸俎以爲下文行

禮之節注說亦可通。

雍人授次賓疏匕節郝氏曰受于鼎西就鼎取湆也卻仰手向後匕中有湆宜設俎上以手前執俎左邊右手向後仰執匕柄義疏云盛湆恆以瓦鐙此用疏匕者爲益送不常設也俎非盛湆之器故注于疏匕而以俎承之疏匕不可執以爲禮也其挹之三者禮成于三也如此則疏匕大而挑匕小可見矣。

次賓縮執匕俎節李如圭曰此匕湆也匕湆無肉肉湆無汁匕湆羊豕皆有之豕不曰肉湆而曰豕脀者肉湆言肉初在湆中曰湆明在俎時無汁也以降者俟羞羊肉湆。

尸席末坐啐酒節義疏云特牲告旨主人拜尸答拜此尸先拜主人答拜者彼正祭尸尊此賓尸尸同于賓客也鄉飲射禮皆先拜而後告旨

司馬羞羊肉湆節楊復曰正俎皆橫執橫與加俎皆縮執縮與羊湆俎湆字衍

尸坐執爵以興節李如圭曰羞羊燔亦當以羊肉湆之俎義疏云羊俎西之二俎祗載其升于鼎者以益送耳其燔則別以俎實之而陳于內東塾非此俎也愚按李氏之云蓋用康成舊說

侑升筵自北方節義疏侑與主婦之正俎皆司馬設之者

侑不可並於尸主婦不可並於主人不敢以煩賓長也

司宮設席東序節義疏鄉飲射禮主人與賓介之席同時設之此則主人席受尸酢乃設亦是尊尸之意

尸酢主人之主婦薦節賈云凡執豆籩皆兩雙執之上尸籩豆各四故主婦與取籩豆于房見異饌親之義此侑與主人皆二豆二籩主婦與婦贊者各執其一於事便故主婦不與受之

長賓設羊俎于豆西節義疏上言取肺羊正俎之祭肺也後言受肺羊湆俎之嚌肺也

主人坐取爵以興節賈云燔節羊燔以主人與尸侑皆用

羊體主婦獻尸以後悉用豕體賓長獻尸以後悉用魚從

是以知主人之俎羊俎也

司宮取爵于篚節賈曰此主婦獻內凡有四爵主婦獻尸一也獻侑二也致爵于主人三也受尸酢四也其獻尸一節之內從獻有五主婦設兩鉶一也主婦又設腶與脩二也次賓羞豕匕湆三也司士羞豕脀四也次賓羞豕燔尸乃卒爵五也

主婦洗于房中節賈云賓主獻酢無在筵上受法今筵上受者以婦人所獻尸不與行賓主之禮故不得各就其階敖云尸拜于筵上以其殺于主人且因室中之禮也後三

獻故此
尸坐啐酒左執爵節故云此嘗鉶拜也不告旨異于主人
也特牲饋食禮曰尸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
司士羞豕脀郝云如羊肉湆之禮亦與俎于羊俎西縮執
虛俎以降等禮同也
酌獻侑節賈云其同于尸有三等主婦獻侑主婦羞糗脩
一也司士羞豕脀二也次賓羞燔侑乃卒爵三也其降于
尸二等無鉶羹與豕七湆也
酌以致于主人節義疏主婦獻尸侑而拜于主人之北者
夫婦一體也至致爵于主人與夫爲禮則當另列爲班故

拜于阼階上北面若仍在主人之北面西則不惟有併敬尸侑之嫌且不見所拜者之爲主人也不俠拜者辟獻尸之禮也

主人降侑降節尸之降爲洗爵以酢主婦也主婦若辭洗則宜降已士昏禮記曰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凡婦人相饗無降婦人祭禮事止于堂階故入于房以辟之

司宮設席于房中節賈云賓長以下無設席之文惟主婦設席與主人同故云主婦尊

次賓羞羊燔節敖云出房卒爵宜成禮于所酢者之前也

立卒爵婦人常禮也立卒爵而拜既惟人君及主婦耳其異者其爵與執爵也燕禮曰公立卒爵坐奠爵拜下云立于房見其不獻席

上賓洗爵以升節賈曰特牲禮尸在室內始行三獻未行致爵尸與爵欲得神惠均于室此少牢賓尸禮室內已行三獻至此主婦又已致爵于主人訖賓尸又在堂故爵止者欲得神惠均于庭與特牲正祭異也

主人降南面節鄭云言三拜者衆賓賤旅之也衆賓一拜賤也卿大夫尊賓賤純臣也位在門東義疏云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鄉飲鄉射特牲禮皆然不專以大夫尊而

衆賓賤也衆賓亦不必皆臣士與公有司當並有焉位則俱在門東

其脀膴醢與脈節鄭云徧獻乃薦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故云特牲禮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按此下經言兄弟之儀云升受爵其薦脈設于其位然則此薦脈亦與每獻設之也體儀謂或體或儀也尊者用體折卑者但用儀二說小異可並存之

乃升長賓節敖云升長賓者其宗人與徧獻乃酢變于士禮賓辟尸不敢親酢主人故主人自酢以達其意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節賈云特牲士卑長兄弟爲貴長兄

弟加賓儀坐飲也至于大夫貴兄弟賤兄弟長幼皆立飲不得如賓儀

其位在洗東節賈云謂設此位升堂受爵受爵時設薦脀於洗東西面位特牲兄弟位主人之南者士卑故繼主人此大夫尊故在洗東也敖云鄉飲酒禮衆賓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是禮似之

其先生之脀折節敖云脀猶俎也先生脀折其衆則儀亦以此別長幼也脀離肺者因上賓俎也俎不設于堂故與切肺

主人洗獻內賓節敖云獻之甚東北面受送之拜皆南面

猶堂上之皆北面也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節故云獻私人而降洗重獻禮也拜于下而降飲賤也獻亦西南面于東楹東而拜于其右私人賤故但荅其長拜以殊之自獻衆賓至此其獻凡四節惟前后兩言宰夫贊主人酌所以見其閒二節之不言者爲省文耳此言於若是以辨之後見獻私人之長即贊之也以是例之則獻內賓以上主人所親酌者惟于其長益見矣

尸作三獻之爵賓曰三獻是上賓不言上賓而言三獻者以上賓舉三獻因號上賓爲三獻是以事名官也作其爵

者以神惠均于庭旣欲使尸飲此酒故曰主人舉觶而從筵三獻于是升立于西階上尸乃舉爵也

二人洗觶升實爵節賈云鄉飲酒鄉射及特牲皆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今以二人爲旅酬始者此賓尸别一禮與彼不同其初時主人酬尸尸奠之侑未得酬故使二人舉觶侑乃奠而不舉侑旣奠一爵尸一爵遂酬于下是以須二人舉觶

洗升酌反位尸侑節敖曰反位于西楹西俟拜也侑奠觶不言坐文省也右楔南義疏二人舉觶并酬侑見侑之次于賓也侑觶若舉則嫌並於尸是以奠之而終不舉

尸遂執觶以興節賈云上文尸酢主人主人東楹東北面
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各于其階今同于阼階禮殺
也
遂及私人拜受者節敖曰私人拜而升受兄弟之爵俟兄
弟答拜乃下也惟云拜受云下飲是兄弟及私人飲時皆
不拜矣兄弟飲不拜者以所酬者在下惟爲禮也私人飲
不拜者因酬已者之儀且賤者禮簡也
卒爵升酌節李如圭曰卒爵受獻惟答其長拜故受酬亦
其長得升受薦私人以之其位相酬耳
乃羞庶羞于賓兄弟節鄭云其始主婦舉觶于內賓遂及

宗婦義疏云按特牲記云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則大夫賓尸，房中亦旅明矣，但主婦酌觶以酬內賓之長異之，及兄弟相酬時內賓乃舉奠觶以酬主婦以遂之於下耳，

洗升酌降北面節敖云，此後生者舉觶與主人酬賓之儀略同但有為主人酬長兄弟之意故位如主人而長在左

賓一人舉爵節賓一人，次賓之次者也舉爵卽舉觶也如初如二人舉觶之儀其異者不及佐耳亦者亦上文尸酬主人以下之禮

賓及兄弟交錯節敖云言皆遂及私人，則是賓及兄弟之與觶先後迭舉而不並行也義疏云旅酬時尸酬主人主

人酬侑侑酬長賓遂酬衆賓兄弟至於私人酬無不辯然堂上堂下東西各自爲酬不交不錯是爲正酬乃直行至爵行無算乃有交酬有錯酬交酬者長賓與長兄弟次賓與次兄弟衆賓與衆兄弟東西往來所謂交也至錯酬則隨其量之能飲與情之所好而相酬如法云惟已所欲更無次第之數若將于不醉無歸矣故云交錯

司士歸尸侑之俎敖云尸侑尊司士徹俎而歸賓長以下則自徹而授其人以歸

尸出祝取義疏按賓尸之禮分三節主人獻尸主人獻侑尸酢主人一節主婦獻尸主婦獻侑尸酢主婦二節也賓

長三獻尸爵止尸作止爵賓長致爵于主人尸酢賓二節也

若不賓尸鄭云舊說謂大夫有疾病攝昆弟祭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賈云曾子問注云皆辟正主陰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主之前祝酌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嘏不假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不配者祝詞不言以某妃配某氏也

則祝侑亦如之郝氏曰自迎尸入坐以後至祝侑尸食以

前體與賓尸同故曰亦如之

乃盛俎臑臂肫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皆牢魚七腊辯無髀

鄭云盛俎謂佐食取眾俎之實盛于所俎祭舉歸尸特牲尸九飯畢則盛俎少牢賓尸則俎重累故不盛魚七義疏云魚盛七者爲俎釋三个又有祝主人主婦之魚俎賓必有故盛其半而止也注以爲如祢脅之二骨而各取一骨可也

腊辯無髀賈云兩髀在祝俎明無髀楊復曰辨者辨盛右體也注云盛半脊屬則存乎俎者左脛五體並三脊八體耳

佐食取一俎節敖云羊當作魚字之誤也

佐食受牢舉節敖云、此儐者賓之謂蓋指賓尸之禮也惟言賓則意有不備故以儐言之、

其獻與二佐食節賈云此主人獻內有五節主人獻尸一也酢主人二也獻祝三也獻上佐食四也獻下佐食五也

敖云祝之薦脀如儐則牢與腊皆俾明矣祝于儐亦有所從不言者與佐食連文故略之耳愚按凡經文略之者謂禮之輕者用之可不用亦可也若其必用則不可略、

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賈云、此主婦獻尸節內爵數與主人同惟不受酢、

主婦反取籩節義疏云、無籩從稅于賓尸之初獻而四籩

隆于賓尸之亞獻有所屈有所申之義也。

祝易爵洗酌授尸節鄭云主婦亞爵拜爲不賓尸降崇敬。賈云特牲主婦不夾爵拜上篇主婦夾爵拜此爲不儐尸降崇敬故夾爵拜。

主婦受爵酌獻節敖云祝卒爵而主婦受爵亦不拜既如儐也自此以上如儐者皆在前篇。

賓長洗爵獻尸節鄭云少牢正祭賓長三獻尸尸卒爵酢賓長賓長又獻祝祝啐酒奠爵而主人出尸遂起不賓尸則賓長獻尸尸受爵而不舉待主人主婦交致爵而後舉與特牲禮同。

主婦洗于房中　敖云設席亦于主人立處之南

主婦薦韭菹醢　賈云特牲一豕故阼俎用五體此經牢兼羊豕皆各用其右是六也通脯脊而七敖云脯脊亦左脊也脯離肺也既設俎主人乃升筵坐與主婦升筵之節同

主人答拜受爵升筵　郝氏曰司宮設席于戶內主人立處之南其薦二籩二豆一俎主婦受爵自酢皆與賓尸異儀此已下之儀賓尸皆行于堂不賓尸皆行于室所以異也

尸作止爵節　賈云賓尸止爵在致爵前此作之在獻私人後欲神惠之均于庭此止爵在主婦致爵前作之在致爵

後飲神惠之均于室中

附致爵于主婦節故云北室謂立于北堂即所設席之北也

主婦席北東面節疏云由禮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故北爲下

賓荅拜賓受爵節疏云少牢賓長獻正及祝不及佐食彼注云不獻佐食將賓尸禮殺此不賓尸故異賈又云自賓長獻尸一節內凡有十爵獻尸一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主人酢主婦三尸酢賓四賓獻祝五獻上佐食六獻下佐食七賓致爵于主人八致爵于主婦九賓受主人酢十

賓長獻于尸節義疏此一節內凡有六爵賓長獻尸一也尸酢二也賓獻祝三也致于主人四也致于主婦五也受主人酢六也

賓兄弟交錯節李如圭曰此兄弟卑屬于其長亦當如賓禮在盖于私人之後賓長加爵之前文不具耳愚按文不具者節是略之略之者謂其禮殺也

利洗散獻于尸疏云與之亦北面與于其庭前也然此將畢其禮徹殺衆賓長獻不及佐食故獻于此亦不終其禮以見已殺亦宜殺之意是亦與于士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節敖云祝反復位入于室中主人亦

入于室復位經有脫文也愚按此言是也經不見者以上人有室中之事則復位可知焉耳

卒饗有司官徹饋鄭云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此于尸設改饌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于此所以爲厭飫也賈云經云官徹則司馬主羊司士主豕明還遣此二人舉俎可知云宰夫取敦及豆者以其宰夫多主主婦之事此敦及豆本主婦設之今云明非婦人知是宰夫爲之也鄭云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于此蓋雜取曾子問郊特牲祭義之文按曾子問說陽厭之事云當室之白尊于東房鄭云得尸

明者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尚曰求諸遠者與祭義云勿勿乎其欲饗之是鄭所以陽厭及祊祭求神之事愚按陰厭陽厭是後代廢尸祭先之遺意原于此今以神至此豈能厭飫一言斷其不可則形固而不融通似失之矣鄭賈之云云未可廢也

撤室中之饌故云室中之饌即所設者也

儀禮纂說卷十七終